

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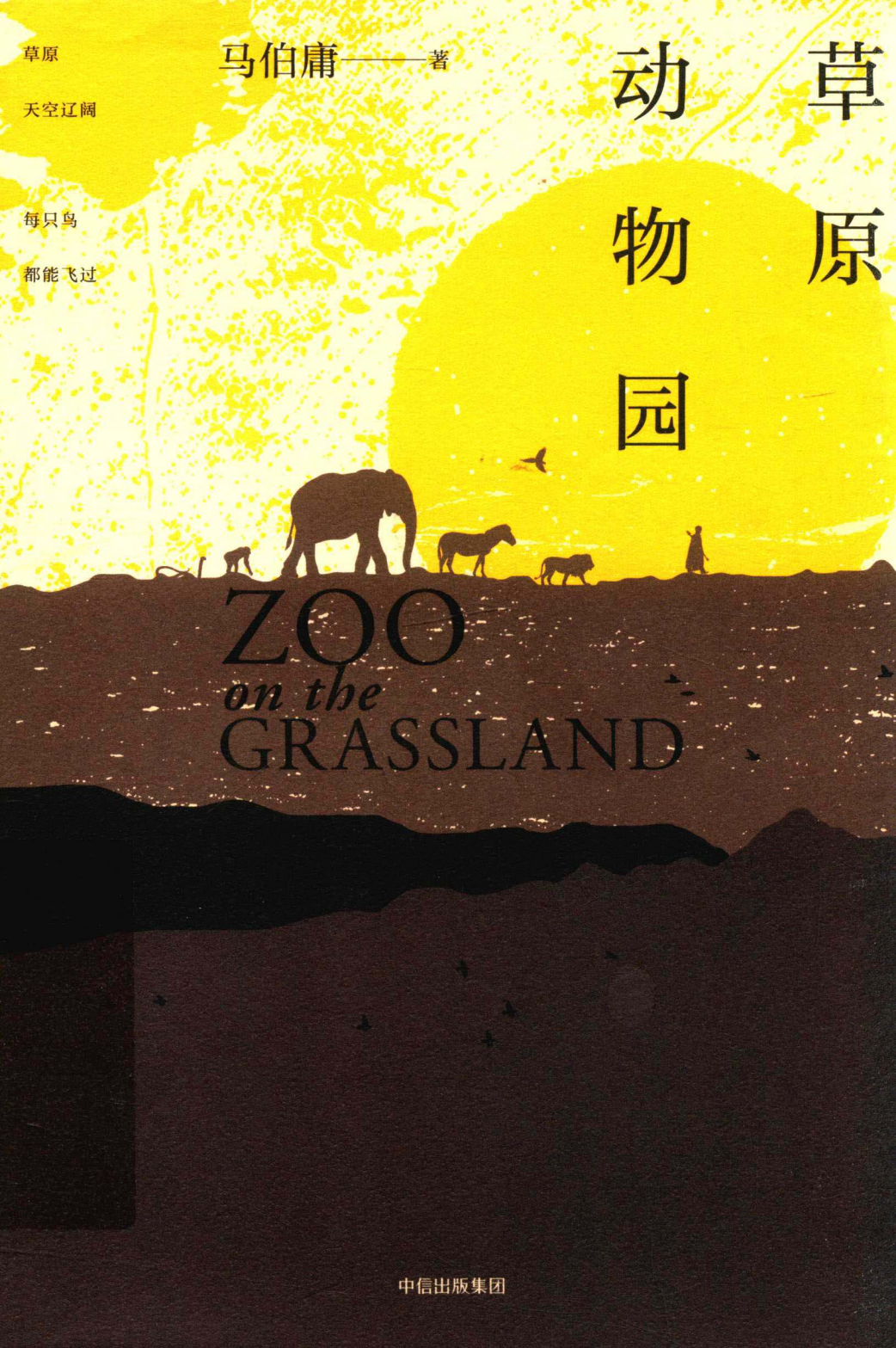
马伯庸——著

动 草
物 原
园

天空辽阔

每只鸟

都能飞过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vibrant yellow and orange sunset or sunrise over a grassland.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s of various animals: an elephant, a zebra, a lion, and a person standing. The sky is filled with a large, bright sun and several birds in flight.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expansive.

ZOO
on the
GRASSLAND

中信出版集团

马伯庸——著
ZOO
on the
GRASSLAND

草原
动物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动物园 / 马伯庸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86-6508-5

I. ①草…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231号

草原动物园

著者: 马伯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65千字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6508-5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题 记

一个人的记忆，总是不可避免地虚实参半，其中既有最真实、最清晰的细节，也有完全源于想象、从未存在过的虚构。虚构在真实的土壤里茁壮生长，像胡杨一般伸展枝条，重新扎入土壤。它们互相纠缠、融合，渗入对方的每一寸肌体。到后来，两者彻底融为一体，往往连讲述者自己都区分不出何为真实，何为虚幻。

赤峰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长大。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乡愁和魔幻的童话。我记得白云降落在草原上变成羊群，也记得孤狼和黄羊穿行于沙尘暴中的身影。水泥高楼之间，总隐藏着那么几处浅蓝色的敖包，如果你试图接近，它们就会倏然裂开，从里面飞出一只有着宽大翅膀的雄鹰，直上天际。

这样的景象，充盈了我整个记忆。我没法告诉你，哪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哪些是童年时代的胡思乱想，又有哪些是来自于古老时代的风吹入梦境。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穿梭于真实与幻想之间，把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流搅浑在一处。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拥有同样的质地。我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段被湮没的真实历史，还是一代代赤峰人在梦中构建出来的回忆虚像。我不是创造者，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如果有人问起这故事是真还是假，到底从何而来，我只能说，它和我一样，在赤峰这里出生、成长，然后和这个真实世界慢慢融合。

事就这样成了。

目 录

iii ...		题 记
1 ...	第一章	归化城
7 ...	第二章	万牲园
51 ...	第三章	承德府
95 ...	第四章	海泡子
135 ...	第五章	疯喇嘛
195 ...	第六章	白萨满
221 ...	第七章	荣三点
253 ...	第八章	马王庙
283 ...	第九章	应许之地

归化城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1954.10.10

故事最初的萌芽，不在赤峰，而是在绥远的归化城里。

晚清光绪年间，归化城里来了一位从伦敦远道而至的教士。他本名叫杰克·乔治，华文名字叫华国祥，受中国内地会的委托，希望能在这一处中蒙要地打开局面，把主的荣光散播到蒙古地区。

华国祥携夫人一起进了归化城，在水渠巷商家永宁号院内租房立会，建起了第一座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叫作“耶稣堂”。他开始时沿用教内旧例，在教堂开坛布道，分发《圣经》。可惜当地居民多无兴趣，饶是华国祥费尽唇舌，也招不来多少人肯到教堂听讲，遑论发展信众。

华妻精通西医，在丈夫忙于传教的同时，她在顺城街三星成巷内设下一所医院，以西医之术为人诊治，赢得了很高的赞誉。病人得到她的救治，多是感恩戴德，她便趁机劝说皈依。几年下来，她感召的信徒反倒比华国祥多些。

归化城里有个财神庙，乃是雍正二年修建。庙前有个轩敞的二层戏台，名叫乐楼。每逢祭财神之日，就有乐班戏班在乐楼上表演助兴，下面观者如山，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比过年还热闹，是归化城一等一的繁华之处。华国祥有一天无意中路过，看到这么热闹的情景，不由得仰天长叹：“如果我教堂的信众能有此规模，死也甘心了。”

华妻听到感慨，劝说了几句，不巧正触及华国祥的伤心

事，与她大吵了一架。夫妻俩本来相敬如宾，却因为这件小事起了隔阂。华妻积郁于胸，一病卧床不起。华国祥后悔不已，向内地会写信求助，恳请他们寄些英国家乡风景的画片来，希望能化解华妻心病。

内地会英国总部有一个与华国祥素来交好的朋友，写信给华国祥说了件趣事：欧洲最近出了一个新发明，样式如同相机，但举灯轮转，可以映出会动的画面，叫作电影机。朋友建议他不妨弄一台来，拍点故国风物，或可解忧。

华国祥一听大喜，请人搜购，终于买到一台，辗转万里运到归化城内。华妻看了，精神果然复转健旺。她病愈之后，对华国祥说，这机器绘影如生，实在神奇，只是为她一人欣赏，太过浪费，不如把它卖掉，弥补传教的费用。

华国祥有些不舍，他觉得这个事端是从财神庙起，也应该在财神庙内结束，转念之间，忽然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

过了月旬，归化居民忽然发现城内各处有了许多贴纸，上书某年月日，财神庙内乐楼显奇景，夜间开演不收票费云云字样。居民们都猜测这一定又是什么新戏班子搞的噱头。归化居民最喜欢热闹，到了日子，财神庙下聚得人山人海。不料乐楼上静悄悄一片，只站着一个大鼻子洋人，一个怪匣子，背后墙壁刷得雪白一片。

那个大鼻子洋人，自然就是华国祥。他见人聚得差不

多了，便启动电影机，雪白的墙壁上，陡然映出了《火车进站》《工人下班》以及各种英国风物的影画。归化城的居民看到墙上突现活人活马，无不骇然，下意识就要跑开。等过了一阵，他们才意识到这些不过是虚幻画面，遂放下心来，看得如痴如醉。

一直到午夜，观众们仍群聚在楼下，一遍又一遍地欣赏新鲜的电光戏影，最后官府出面驱赶，放映才停止。灯光一亮，一切幻象倏然消失，观众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散去。于是，在古老的草原上，第一次出现电影的光亮，对大部分观众来说，那是一生之中最梦幻的时刻，在许多年后仍旧会被偶尔想起。

一夜过后，华国祥声威大震。从此每月初一、十五，他都会在乐楼放映一场，平时礼拜之时，还在教堂放映几段，每场都是水泄不通，连当地王爷、喇嘛都跑来看。时人谓之“影戏”。而华国祥趁机布道，收效甚好。《绥远志略》说：“以幻灯影片放映于财神庙乐楼上，夜间开演，不收票费，俟群众既集，辄乘时宣传耶稣教义，劝人信奉。”可见宣教效果奇佳。凭着这枚利器，华国祥在绥远地区远近闻名，传教事业一日千里。

华国祥的这一段事迹，被记者写成报道刊登在《中国通讯》上。这一幅草原电光戏影的奇景，遂漂洋过海，流传

到欧美等地，在传教士的圈子里一度流传甚广，人人津津乐道。可惜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毕竟只是来自远域的猎奇谈资。随着时间流逝，它逐渐被人淡忘，连同古老草原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一起，湮没在故纸堆中，默默无闻。

若干年后，仿佛命中注定似的，一位美国公理会的教士走进孟菲斯的公立图书馆，翻开满是尘土的《中国通讯》，无意中读到这段往事。他突然之间心有所感，抬起头来看向天空，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事就这样成了。

万牲园



1956.10.16
1956.10.16

这位教士，叫作摩根·柯罗威，土生土长的伯灵顿人。父亲是牙医，母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慈善家，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

从柯罗威教士唯一留存的照片来看，他个头不高，肩膀却很宽阔，双肩之间的小圆脑袋像是一枚滑稽的橡子儿。这枚橡子儿上缀着两撇无精打采的八字眉，眉毛尽力向两侧撇去，几乎和健茂的络腮胡子连缀在一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一双湛蓝色的细长眼眸，始终散发着顽童般的光芒，感觉他对整个世界充满丰沛的好奇，从未厌倦，也从未长大。

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柯罗威教士是个虔诚而善良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儿异想天开。

比如他经常在布道前用教堂的管风琴弹奏拉格泰姆——一种刚刚流行于新奥尔良的黑人音乐，或者在《圣经》里夹入托马斯·纳斯特的讽刺漫画明信片，分发给信众。他甚至学过捷格舞和拖步舞。总之一切世俗的流行艺术，柯罗威教士都有兴趣带进教堂尝试一番。很多人觉得这实在太离经叛道，不过柯罗威教士很固执，他对这些意见统统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

“我应该遵从我的内心，因为上帝最了解它，它最了解我。”柯罗威教士固执地说。

在他四十五岁生日过后的第三天，柯罗威教士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公理会差会的蓝白信函。美国公理会差会负责海外传教事务，每年都向东亚、南亚、中东和非洲派遣许多传教士，去开拓上帝的领土。这一年，柯罗威教士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国派遣推荐名单上。推荐人认为他信仰坚定、性格强韧、头脑灵活，是去东方传教的最佳人选。

当时去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据说那里卫生条件非常差，气候不好，当地人充满了敌意，教士死亡率很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很难踏入那片荆棘之地。

柯罗威教士小的时候，在伯灵顿的公立图书馆读到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描绘的蒙古草原，像是一片飘在落日边缘的晚霞——神圣、神秘，并且遥不可及。现在看到这封信函，柯罗威教士天性中属于孩子的那一部分突然苏醒了，跳着叫着，伸出手想去抓住天边的彩霞。

于是，柯罗威教士抑制住内心的雀跃，拿起钢笔，决定接受这份使命。他对于神秘的东方一直怀有强烈而蒙昧的好奇，这次前往中国，到底是为了散播主的福音，还是想满足好奇心，连他自己都无从分辨，抑或两者兼有。

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在真正的草原先入地狱，再上天堂。

公理会差会的正式派遣信很快寄到，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为了做充足的准备，柯罗威教士再次前往伯灵顿图书馆，那里存放着一套完整的《中国通讯》，里面记录了关于那个古老帝国的方方面面。就在这次查询中，他读到了华国祥的故事，为这个绝妙的主意而震撼。

他决定效仿这位先贤的故智，自己掏腰包购买了一台爱迪生公司的最新型电影机和几盘胶片，准备带去中国。柯罗威教士相信，这将对他的传教事业大有裨益，重现华国祥在归化城的奇迹。

在这一年的夏天，柯罗威教士带着他的电影机，和其他九位教士乘坐轮船横跨太平洋。在旅途中，他找来和中国相关的书籍、公理会杂志和传教士的书信，发现这些记载对那个东方大国的描述混乱而矛盾，莫衷一是，就像把许多盒拼图混在一起，无法拼凑出一幅完整清晰的图景。

每到这时候，柯罗威教士会放下书本，站在船头向远处的东方眺望。他能看到，泛着苍白泡沫的海浪在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缓慢而优雅地翻卷着，墨绿色的海平面宛如巨大透明的鱼缸里盛满了液态的祖母绿宝石，虚化的边界漫延至视线与地球曲面的切点，宽阔到无法用任何东西去比喻它的博大。

就像草原？

柯罗威教士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这一望无际的碧

海绿浪，和脑中的草原图景逐渐重叠。他觉得这个幻想，远比书籍中的描述更显得真实可信。

这些雄心壮志的牧者首先抵达上海，短暂休整后又前往北京，住在灯市口油坊胡同的公理会华北总堂。这里在庚子事变中曾被义和团烧毁，重修的教堂刚刚落成不久，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层哥特式建筑，四边镶嵌着漂亮的彩色玻璃，高耸的十字架尖顶在四周低矮四合院的比照下显得鹤立鸡群。教堂两侧凸起的几条灰白色大理石基座格外受当地人青睐，他们把它形象地称为八面槽。

教士们在灯市口教堂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艰涩的中国官话，学习当地繁复的礼节和习俗，试着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一切。柯罗威教士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了耀眼的天分，很快就能生涩地与当地人沟通，可惜他始终学不会摆弄那两根小木棍。这种叫筷子的食具，就像这个国家的哲学一样，奇妙而难以捉摸，控制它比控制一匹烈马还难。

另外一个小小的打击，是关于电影机的。北京城比柯罗威教士想象中要开化得多。据说在几年前，那位神秘的中国皇太后举办七十岁寿宴，英国人就送了她一台放映机。可惜在播放过程中，放映机转速过高，点燃了胶片，引发了一场火灾。皇太后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断然禁止这东西进入宫廷。

但关于电影机的神奇，已经传遍了整个北京城。很快在